

临济语录

住三圣嗣法小师慧然集

《临济语录》

2022 年 5 月排版



以般若为宗 以总持为法 以净土为归

府主王常侍与诸官请师升座。

师上堂云：“山僧今日事不获已，曲顺人情方登此座。若约祖宗门下，称扬大事，直是开口不得，无尔措足处。山僧此日以常侍坚请，那隐纲宗。还有作家战将，直下展阵开旗么？对众证据看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便喝。僧礼拜。师云：“这个师僧，却堪持论。”

问师：“唱谁家曲？宗风嗣阿谁？”师云：“我在黄檗处，三度发问，三度被打。”僧拟议，师便喝。随后打云：“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去也”！

有座主问：“三乘十二分教，岂不是明佛性？”师云：“荒草不曾锄”。主云：“佛岂赚人也？”师云：“佛在什么处？”主无语。师云：“对常侍前拟瞒老僧！速退速退！妨他别人诸问！”

复云：“此日法筵为一大事故。更有问话者么？速致问来！尔才开口，早勿交涉也！何以如此？不见释尊云：‘法离文字，不属因、不在缘’故，为尔信不及，所以今日葛藤，恐滞常侍与诸官员，昧他佛性。不如且退。”

喝一喝，云：“少信根人终无了日。久立珍重！”

师因一日到河府，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。时麻谷出问：“大悲千手眼，那个是正眼？”师云：“大悲千手眼，那个是正眼？速道速道！”麻谷拽师下座，麻谷却坐。师近前云：“不审。”麻谷拟议，师亦拽麻谷下座，师却坐。麻谷便出去。师便下座。

上堂云：“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，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。未证据者看看！”时有僧出问：“如何是无位真人？”师下禅床把住云：“道道！”其僧拟议，师托开云：“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！”便归方丈。

上堂，有僧出礼拜，师便喝。僧云：“老和尚莫探头好！”师云：“尔道落在什么处？”僧便喝。

又有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便喝，僧礼拜。师云：“尔道好喝也无？”僧云：“草贼大败。”师云：“过在什么处？”僧云：“再犯不容！”师便喝。

是日两堂首座相见，同时下喝。僧问师：“还有宾主也无？”师云：“宾主历然。”师云：“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，问取堂中二首座”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竖起拂子。僧便喝。师便打。

又，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亦竖起拂子。僧便喝。师亦喝。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师乃云：“大众！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。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，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蒙他赐杖，如蒿枝拂着相似。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。谁人为我行得？”时有僧出众云：“某甲行得。”师拈棒与他，其僧拟接，师便打。

上堂。僧问：“如何是剑刃上事？”师云：“祸事祸事！”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问：“祇如石室行者，踏碓忘却移脚，向什么处去？”师云：“没溺深泉”。

师乃云：“但有来者不亏欠伊，总识伊来处。若与么来，恰似失却。不与么来，无绳自缚。一切时中莫乱斟酌，会与不会都来是错。分明与么道，一任天下人贬剥。久立珍重！”

上堂云：“一人在孤峰顶上，无出身之路。一人在十字街头，亦无向背。那个在前，那个在后？不作维摩诘，不作傅大士。珍重！”

上堂云：“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，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。那个合受人天供养？”便下座。

上堂。僧问：“如何是第一句？”师云：“三要印开朱点窄，未容拟议主宾分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第二句？”师云：“妙解岂容无著问，沅和争负截流机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第三句？”师云：“看取棚头弄傀儡，抽牵都来里有人。”

师又云：“一句语须具三玄门，一玄门须具三要，有权有用。汝等诸人，作么生会？”下座。

师晚参示众云：“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。有时人境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。”

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”师云：“煦日发生铺地锦，瓔孩垂发白如丝。”

僧云：“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”师云：“王令已行天下遍，将军塞外绝烟尘。”

僧云：“如何是人境两俱夺？”师云：“并汾绝信，独处一方。”

僧云：“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”师云：“王登宝殿，野老讴歌。”

师乃云：“今时学佛法者，且要求真正见解。若得真正见解，生死不染，去住自由。不要求殊胜，殊胜自至。道流！祇如自古先德，皆有出人底路。如山僧指示人处，祇要尔不受人惑，要用便用，更莫迟疑！如今学者不得，病在甚处？病在不自信处。尔若自信不及，即便忙忙地，徇一切境转，被他万境回换，不得自由。尔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，便与祖佛不别。尔欲得识祖佛么？祇尔面前听法底是！学人信不及，便向外驰求。设求得者，皆是文字胜相，终不得他活祖意。莫错诸禅德。此时不遇，万劫千生，轮回三界，徇好境，掇去，驴牛肚里生。道流！约山僧见处，与释迦不别。今日多般用处，欠少什么！六道神光未曾间断！若能如是见得，祇是一生无事人。大德！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此不是尔久停住处，无常杀鬼，一刹那间，不拣贵贱老少。尔要与祖佛不别，但莫外求。尔一念心上清净光，是尔屋里法身佛。尔一念心上无分别光，是尔屋里报身佛。尔一念心上无差别光，是尔屋里化身佛。此三种身是尔即今目前听法底人，祇为不向外驰求，有此功用。据经论家，取三种身为极则。约山僧见处不然。此三种身是名言，亦是三种依。古人云：‘身依义立，土据体论。’法性身、法性土，明知是光影。大德！尔且识取弄光影底人，是诸佛之本源，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。是尔

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，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，虚空不解说法听法。是什么解说法听法？是尔目前历历底、勿一个形段孤明。是这个解说法听法。若如是见得，便与祖佛不别。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，触目皆是。祇为情生智隔，想变体殊，所以轮回三界，受种种苦。若约山僧见处，无不甚深、无不解脱。道流！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。在眼曰见、在耳曰闻、在鼻嗅香、在口谈论、在手执捉、在足运奔。本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。一心既无，随处解脱。山僧与么说，意在什么处？祇为道流一切驰求，心不能歇，上他古人闲机境。道流！取山僧见处，坐断报化佛头，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，等妙二觉担枷锁汉，罗汉辟支犹如厕秽，菩提涅槃如系驴橛。何以如此？祇为道流不达三祇劫空，所以有此障碍。若是真正道人，终不如是。但能随缘消旧业，任运着衣裳。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，无一念心希求佛果。缘何如此？古人云：‘若欲作业求佛，佛是生死大兆。’大德！时光可惜，祇拟傍家波波地学禅学道、认名认句，求佛、求祖、求善知识，意度莫错。道流！尔祇有一个父母，更求何物？尔自返照看。古人云：‘演若达多失却头，求心歇处即无事。’大德！且要平常，莫作模样。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，便即见神见鬼、指东划西、好晴好雨。如是之流，尽须抵债，向阎老前吞热铁丸有日。

好人家男女，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，便即捏怪，瞎驴生！索饭钱有日在。”

师示众云：“道流！切要求取真正见解，向天下横行，免被这一般精魅惑乱。无事是贵人。但莫造作，祇是平常。尔拟向外傍家求过觅脚手，错了也！祇拟求佛，佛是名句。尔还识驰求底么？三世十方佛祖出来，也祇为求法。如今参学道流，也祇为求法、得法始了。未得，依前轮回五道。云何是法？法者是心法。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，目前现用。人信不及，便乃认名认句，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，天地悬殊。道流！山僧说法说什么法？说心地法，便能入凡入圣，入净入秽，入真入俗。要且不是尔真俗凡圣，能与一切真俗凡圣安著名字？真俗凡圣与此人安著名字不得！道流！把得便用，更不著名字，号之为玄旨。山僧说法与天下人别。祇如有个文殊普贤出来目前，各现一身问法，才道‘咨和尚’，我早辨了也。老僧稳坐，更有道流来相见时，我尽辨了也。何以如此？祇为我见处别，外不取凡圣。内不住根本，见彻更不疑谬。”

师示众云：“道流！佛法无用功处，祇是平常无事，屙屎送尿、着衣吃饭、困来即卧。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古人云：‘向外作工夫，总是痴顽汉。’尔且随处作主，立处皆真，境来回换不得。纵有从来习气，五无间业，自为解脱大海。今时学者总不识法，犹如触鼻羊逢着物安在口里，奴郎不辨、宾主不分，如是之流邪心入道。闹处即入不得，名为真出家人，正是真俗家人。夫出家者，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，辨佛辨魔、辨真辨伪、辨凡辨圣。若如是辨得，名‘真出家。’若魔佛不辨，正是出一家入一家，唤作造业众生，未得名为真出家。祇如今有一个佛魔同体不分，如水乳合，鹅王吃乳。如明眼道流，魔佛俱打。尔若爱圣憎凡，生死海里浮沉！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魔？”

师云：“尔一念心疑处是魔。尔若达得万法无生，心如幻化，更无一尘一法，处处清净是佛。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境。约山僧见处，无佛无众生，无古无今。得者便得，不历时节。无修无证，无得无失，一切时中更无别法。设有一法过此者，我说如梦如化，山僧所说皆是。道流！即今目前孤明历历地听者，此人处处不滞，通贯十方，三界

自在，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，一刹那间透入法界，逢佛说佛、逢祖说祖、逢罗汉说罗汉、逢饿鬼说饿鬼，向一切处游履国土教化众生，未曾离一念。随处清静，光透十方，万法一如。道流！大丈夫儿，今日方知本来无事，祇为尔信不及，念念驰求，舍头觅头，自不能歇。如圆顿菩萨，入法界现身，向净土中厌凡忻圣。如此之流，取舍未忘，染净心在。如禅宗见解，又且不然。直是现今更无时节，山僧说处，皆是一期药病相治，总无实法。若如是见得，是真出家，日消万两黄金。道流！莫取次被诸方老师印破面门道：‘我解禅解道。’辩似悬河，皆是造地狱业。若是真正学道人，不求世间过，切急要求真正见解。若达真正见，解圆明方始了毕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真正见解？”

师云：“尔但一切入凡入圣、入染入净、入诸佛国土、入弥勒楼阁、入毗卢遮那法界，处处皆现国土成住坏空。佛出于世，转大法轮，却入涅槃。不见有去来相貌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，便入无生法界。处处游履国土，入华藏世界，尽见诸法空相，皆无实法。唯有听法无依道人，是诸佛之母，所以佛从无依生。若悟无依，佛亦无得。若

如是见得者，是真正见解。学人不了，为执名句，被他凡圣名碍，所以障其道眼，不得分明。祇如十二分教，皆是表显之说。学者不会，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，皆是依倚落在因果，未免三界生死。尔若欲得生死去住脱着自由，即今识取听法底人，无形无相、无根无本、无住处，活拨拨地、应是万种施設，用处祇是无处。所以觅着转远，求之转乖，号之为秘密。道流！尔莫认着个梦幻伴子，迟晚中间便归无常。尔向此世界中，觅个什么物作解脱？觅取一口饭吃，补龋过时，且要访寻知识，莫因循逐乐。光阴可惜，念念无常，粗则被地水火风，细则被生住异灭；四相所逼。道流！今时且要识取四种无相境，免被境摆扑！”

问：“如何是四种无相境？”

师云：“尔一念心疑，被地来碍；尔一念心爱，被水来溺；尔一念心嗔，被火来烧；尔一念心喜，被风来飘。若能如是辨得，不被境转。处处用境，东涌西没，南涌北没，中涌边没，边涌中没，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。缘何如此？为达四大如梦如幻故。道流！尔祇今听法者，不是尔四大，能用尔四大。若能如是见得，便乃去住自由。约山僧见处，勿嫌底法。尔若爱圣，圣者，圣之名。有一般学

人，向五台山里求文殊，早错了也！五台山无文殊，尔欲识文殊么？祇尔目前用处，始终不异，处处不疑，此个是活文殊。尔一念心无差别光，处处总是真普贤。你一念心自能解缚，随处解脱，此是观音。三昧法，互为主伴。出则一时出，一即三、三即一。如是解得，始好看教。”

师示众云：“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，莫向外觅。总上他闲尘境，都不辨邪正。祇如有祖有佛，皆是教迹中事。有人拈起一句子语，或隐显中出，便即疑生。照天照地，傍家寻问，也大忙然。大丈夫儿，莫祇么论主论贼，论是论非，论色论财，论说闲话过日。山僧此间，不论僧俗，但有来者，尽识得伊，任伊向甚处出来，但有声名文句，皆是梦幻，却见乘境底人，是诸佛之玄旨。佛境不能自称‘我是佛境’。还是这个无依道人，乘境出来。若有人出来问我求佛，我即应清净境出；有人问我菩萨，我即应慈悲境出；有人问我菩提，我即应净妙境出；有人问我涅槃，我即应寂静境出。境即万般差别，人即不别。所以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道流！尔若欲得如法，直须是大丈夫儿始得。若萎萎随随地，则不得也。夫如？（上音西下所嫁切）之器，不堪贮醍醐。如大器者，直要不受人惑，随

处作主，立处皆真。但有来者，皆不得受。尔一念疑，即魔入心。如菩萨疑时，生死魔得便。但能息念，更莫外求，物来则照。尔但信现今用底，一个事也无。尔一念心生三界，随缘被境，分为六尘。你如今应用处，欠少什么？！一刹那间便入净、入秽、入弥勒楼阁、入三眼国土，处处游履，唯见空名。

问：“如何是三眼国土？”

师云：“我共你入净妙国土中，着清净衣，说法身佛；又入无差别国土中，着无差别衣，说报身佛；又入解脱国土中，着光明衣，说化身佛。此三眼国土皆是依变。约经论家，取法身为根本，报化二身为用。山僧见处，法身即不解说法。所以古人云：‘身依义立，土据体论。’法性身、法性土，明知是建立之法、依通国土。空拳黄叶用诳小儿，蒺藜交刺枯骨上觅什么汁！心外无法，内亦不可得。求什么物？尔诸方言道：‘有修有证。’莫错。设有修得者，皆是生死业。尔言‘六度万行齐修，’我见皆是造业。求佛求法，即是造地狱业；求菩萨亦是造业，看经看教亦是造业。佛与祖师是无事人，所以有漏有为。无漏无为，为清净业。有一般瞎秃子，饱吃饭了，便坐禅观

行，把捉念漏，不令放起，厌喧求静，是外道法。祖师云：‘尔若住心看静，举心外照，摄心内澄，凝心入定，如是之流皆是造作。’是尔如今与么听法底人，作么生拟修他、证他、庄严他？渠且不是修底物，不是庄严得底物。若教他庄严，一切物即庄严得。尔且莫错。道流！尔取这一般老师口里语，为是真道，是善知识不思議。我是凡夫心，不敢测度他老宿。瞎屙生！尔一生祇作这个见解，辜负这一双眼，冷噤噤地，如冻凌上驴驹相似。我不敢毁善知识，怕生口业。道流！夫大善知识，始敢毁佛毁祖，是非天下，排斥三藏教，骂辱诸小儿，向逆顺中觅人。所以我于十二年中，求一个业性，知芥子许不可得。若似新妇子禅师，便即怕趁出院，不与饭吃，不安不乐。自古先辈，到处人不信，被递出始知是贵。若到处人尽肯，堪作什么？所以狮子一吼，野干脑裂。道流！诸方说：‘有道可修，有法可证’，尔说证何法？修何道？尔今用处欠少什么物？修补何处？后生小阿师不会，便即信这般野狐精魅，许他说事系缚人。言道：‘理行相应，护惜三业，始得成佛。’如此说者，如春细雨。古人云：‘路逢达道人，第一莫向道。’所以言：‘若人修道道不行，万般邪境竞头生。智剑出来无一物，明头未显暗头明。’所以古人云：‘平常心是道。’大德！觅什么物？

现今目前听法无依道人，历历地分明，未曾欠少。尔若欲得与祖佛不别，但如是见，不用疑误。尔心心不异，名之活祖。心若有异，则性相别。心不异故，即性相不别。

问：“如何是心心不异处？”

师云：“尔拟问早异了也，性相各分。道流莫错，世出世诸法，皆无自性，亦无生性。但有空名，名字亦空。尔祇么认他闲名为实，大错了也！设有皆是依变之境。有个菩提依、涅槃依、解脱依、三身依、境智依、菩萨依、佛依……尔向依变国土中，觅什么物？乃至三乘十二分教，皆是拭不净故纸。佛是幻化身，祖是老比丘。尔还是娘生已否？尔若求佛，即被佛魔摄。尔若求祖，即被祖魔缚。尔若有求皆苦，不如无事。有一般秃比丘，向学人道：佛是究竟，于三大阿僧祇劫，修行果满，方始成道。道流！尔若道佛是究竟，缘什么八十年后向拘尸罗城双林树间侧卧而死去？佛今何在？明知与我生死不别，尔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，转轮圣王应是如来。明知是幻化。古人云：‘如来举身相。为顺世间情，恐人生断见，权且立虚名，假言三十二，八十也空声。有身非觉体，无相乃真形。尔道佛有六通，是不可思议。一切诸天神仙、阿修

罗、大力鬼亦有神通，应是佛否？道流莫错！祇如阿修罗与天帝释战，战败领八万四千眷属，入藕丝孔中藏，莫是圣否？如山僧所举，皆是业通依通。夫如佛六通者不然，入色界不被色惑、入声界不被声惑、入香界不被香惑、入味界不被味惑、入触界不被触惑、入法界不被法惑，所以达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皆是空相，不能系缚此无依道人。虽是五蕴漏质，便是地行神通。道流！真佛无形，真法无相。尔祇么幻化上头作模作样，设求得者，皆是野狐精魅，并不是真佛，是外道见解。夫如真学道人，并不取佛，不取菩萨、罗汉，不取三界殊胜，迥无独脱，不与物拘。乾坤倒覆，我更不疑。十方诸佛现前，无一念心喜。三涂地狱顿现，无一念心怖。缘何如此？我见诸法空相，变即有，不变即无。三界唯心、万法唯识。所以梦幻空花，何劳把捉。唯有道流目前现今听法底人，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溺，入三涂地狱，如游园观，入饿鬼畜生而不受报。缘何如此？无嫌底法。尔若爱圣憎凡，生死海里沉浮。烦恼由心故有，无心烦恼何拘？不劳分别取相，自然得道须臾。尔拟傍家波波地学得，于三祇劫中终归生死，不如无事向丛林中床角头交脚坐。道流！如诸方有学人来，主客相见了，便有一句子语，辨前头善知识。被学人拈出个机权语路，向善知识口角头撞过，看尔识不识。尔

若识得是境，把得便抛向坑子里，学人便即寻常，然后便索善知识语。依前夺之。学人云：‘上智哉！是大善知识。’即云：‘尔大不识好恶。’如善知识，把出个境块子，向学人面前弄，前人辨得，下下作主，不受境惑，善知识便即现半身，学人便喝。善知识又入一切差别语路中摆扑，学人云：‘不识好恶老秃奴。’善知识叹曰：‘真正道流。’如诸方善知识，不辨邪正。学人来问菩提涅槃、三身境智，瞎老师便与他解说，被他学人骂着，便把棒打他言无礼度，自是尔善知识无眼，不得嗔他。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，即指东划西，好晴好雨，好灯笼露柱。尔看眉毛有几茎。这个具机缘，学人不会，便即心狂。如是之流，总是野狐精魅魍魉，被他好学人嗔微笑，言瞎老秃奴惑乱他天下人。道流！出家儿且要学道。祇如山僧，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，亦曾于经论寻讨。后方知是济世药，表显之说，遂乃一时抛却，即访道参禅。后遇大善知识，方乃道眼分明，始识得天下老和尚，知其邪正。不是娘生下便会，还是体究练磨，一朝自省。道流！尔欲得如法见解，但莫受人惑，向里向外逢着便杀。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，逢罗汉杀罗汉，逢父母杀父母，逢亲眷杀亲眷，始得解脱。不与物拘，透脱自在。如诸方学道流，未有不依物出来底。山僧向此间从头打，手上出来手上打，口里

出来口里打，眼里出来眼里打，未有一个独脱出来底。皆是上他古人闲机境。山僧无一法与人，祇是治病解缚。尔诸方道流，试不依物出来，我要共尔商量！十年五岁，并无一人，皆是依草附叶、竹木精灵、野狐精魅，向一切粪块上乱咬。瞎汉！枉消他十方信施，道：‘我是出家儿’。作如是见解。向尔道：无佛无法，无修无证。祇与么傍家拟求什么物！瞎汉！头上安头，是尔欠缺什么？！道流！是尔目前用底，与祖佛不别。祇么不信，便向外求。莫错！向外无法，内亦不可得。尔取山僧口里语，不如休歇无事去。已起者莫续，未起者不要放起，便胜尔十年行脚。约山僧见处，无如许多般，祇是平常着衣吃饭，无事过时。尔诸方来者，皆是有心。求佛求法，求解脱，求出离三界。痴人！尔要出三界，什么处去？佛祖是赏系底名句。尔欲识三界么？不离尔今听法底心地。尔一念心贪是欲界，尔一念心嗔是色界，尔一念心痴是无色界，是尔屋里家具子。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，还是道流目前灵灵地照烛万般、酌度世界底人，与三界安名。大德！四大色身是无常，乃至脾胃肝胆、发毛爪齿，唯见诸法空相。尔一念心歇得处，唤作菩提树。尔一念心不能歇得处，唤作无明树。无明无住处，无明无始终。尔若念念心歇不得，便上他无明树，便入六道四生，披毛戴角。尔若歇得，便

是清淨身界。尔一念不生，便是上菩提树，三界神通变化、意生化身，法喜禅悦、身光自照。思衣罗绮千重，思食百味具足，更无横病。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得者。道流！大丈夫汉更疑个什么！目前用处更是阿谁？把得便用，莫著名字，号为玄旨。与么见得，勿嫌底法。古人云：‘心随万境转，转处实能幽。随流认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’道流！如禅宗见解，死活循然，参学之人大须子细。如主客相见，便有言论往来。或应物现形，或全体作用，或把机权喜怒，或现半身，或乘狮子，或乘象王。如有真正学人，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。善知识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。学人便喝。前人不肯放。此是膏肓之病，不堪医，唤作‘客看主。’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，随学人问处即夺，学人被夺，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客。或有学人，应一个清淨境出善知识前，善知识辨得是境，把得抛向坑里。学人言：‘大好善知识！’即云：‘咄哉！不识好恶。’学人便礼拜。此唤作‘主看主’。或有学人，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。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，学人欢喜。彼此不辨，呼为‘客看客’。大德！山僧如是所举，皆是辨魔拣异，知其邪正。道流！寔（与“实”通，下同。）情大难，佛法幽玄，解得可可地。山僧竟日与他说破，学者总不在意。千遍万遍脚底踏过，黑没爇地，无

一个形段，历历孤明。学人信不及，便向名句上生解，年登半百，祇管傍家负死尸行，檐却檐子天下走，索草鞋钱有日在。大德！山僧说‘向外无法’，学人不会，便即向里作解，便即倚壁坐，舌拄上腭。湛然不动，取此为是祖门佛法也。大错！是尔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，尔即认他无明为郎主。古人云：‘湛湛黑暗深坑，寔可怖畏。’此之是也。尔若认他动者是，一切草木皆解动，应可是道也。所以动者是风大，不动者是地大，动与不动俱无自性。尔若向动处捉他，他向不动处立；尔若向不动处捉他，他向动处立。譬如潜泉鱼，鼓波而自跃。大德！动与不动是二种境，还是无依道人，用动、用不动。如诸方学人来，山僧此间作三种根器断：如中下根器来，我便夺其境，而不除其法。或中上根器来，我便境法俱夺。如上上根器来，我便境法人俱不夺。如有出格见解人来，山僧此间，便全体作用，不历根器。大德！到这里学人着力处不通风，石火电光即过了也！学人若眼定动，即没交涉。拟心即差，动念即乖。有人解者，不离目前。大德！尔檐钵囊屎檐子，傍家走，求佛求法，即今与么驰求底，尔还识渠么？！活拨拨地，祇是勿根株。拥不聚、拨不散，求着即转远，不求还在目前，灵音属耳。若人不信，徒劳百年。道流！一刹那间便入华藏世界，入毗卢遮那国土，入解脱

国土，入神通国土，入清淨国土，入法界，入秽入淨，入凡入圣，入饿鬼畜生，处处讨觅寻，皆不见有生有死，唯有空名。幻化空花，不劳把捉。得失是非，一时放却。道流！山僧佛法，的的相承。从麻谷和尚、丹霞和尚、道一和尚、庐山拽石头和尚，一路行遍天下，无人信得，尽皆起谤。如道一和尚用处，纯一无杂。学人三百五百，尽皆不见他意。如庐山和尚，自在真正顺逆用处，学人不测涯际，悉皆忙然。如丹霞和尚，玩珠隐显。学人来者，皆悉被骂。如麻谷用处，苦如黄檗，近皆不得。如石巩用处，向箭头上觅人，来者皆惧。如山僧今日用处，真正成坏。玩弄神变，入一切境。随处无事，境不能换。但有来求者，我即便出看渠。渠不识我，我便着数般衣。学人生解，一向入我言句。苦哉！瞎秃子无眼人，把我着底衣，认青黄赤白。我脱却入清淨境中，学人一见便生忻欲。我又脱却，学人失心，忙然狂走言：‘我无衣。’我即向渠道：‘尔识我着衣底人否？’忽尔回头，认我了也。大德！尔莫认衣，衣不能动。人能着衣，有个清淨衣、有个无生衣、菩提衣、涅槃衣、有祖衣、有佛衣。大德！但有声名文句，皆悉是衣变，从脐轮气海中鼓激，牙齿敲磕成其句义。明知是幻化。大德！外发声语业，内表心所法，以思有念，皆悉是衣。尔祇么认他着底衣为寔解。纵经

尘，劫祇是衣通。三界循环，轮回生死，不如无事。相逢不相识，共语不知名。今时学人不得，盖为认名字为解，大策子上抄死老汉语，三重五重复子裹，不教人见，道是玄旨，以为保重。大错，瞎屙生！尔向枯骨上觅什么汁！有一般不识好恶，向教中取意度商量，成于句义。如把屎块子向口里含了，吐过与别人，犹如俗人打传口令相似，一生虚过也。道：‘我出家’，被他问着佛法，便即杜口无词，眼似漆突，口如橛檐。如此之类，逢弥勒出世，移置他方世界，寄地狱受苦。大德！尔波波地往诸方觅什么物？踏尔脚板，阔无佛可求，无道可成，无法可得，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。欲识汝本心，非合亦非离。道流！真佛无形，真道无体，真法无相。三法混融和合一处，辨既不得，唤作忙忙业识众生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？乞垂开示。”

师云：“佛者心清净是，法者心光明是，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。三即一，皆是空名，而无寔有。如真正学道人，念念心不间断。自达磨大师从西土来，祇是觅个不受人惑底人。后遇二祖，一言便了，始知从前虚用功夫。山

僧今日见处与祖佛不别。若第一句中得，与祖佛为师。若第二句中得，与人天为师。若第三句中得，自救不了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”

云：“既无意，云何二祖得法？”师云：“得者，是不得。”

云：“既若不得，云何是不得底意？”

师云：“为尔向一切处驰求心不能歇，所以祖师言：‘咄哉丈夫！将头觅头。’你言下便自回光返照，更不别求，知身心与祖佛不别，当下无事，方名得法。大德，山僧今时事不获已，话度说出许多不才净，尔且莫错。据我见处，寔无许多般道理，要用便用，不用便休。祇如诸方说‘六度万行’以为佛法，我道是庄严门、佛事门，非是佛法。乃至持斋持戒，擎油不？[泳-永+閃]，道眼不明，尽须抵债，索饭钱有日在！何故如此？入道不通理，复身还信施。长者八十一。其树不生耳，乃至孤峰独宿，一食卯斋，长坐不卧，六时行道，皆是造业底人。乃至头目髓脑、国城妻子、象马七珍尽皆舍施，如是等见，皆是苦身

心故，还招苦果，不如无事纯一无杂。乃至十地满心菩萨，皆求此道流踪迹，了不可得。所以诸天欢喜，地神捧足，十方诸佛无不称叹。缘何如此？为今听法道人用处无踪迹。”

问：“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未审此意如何？乞师指示。”

师云：“大通者，是自己，于处处达其万法无性无相，名为大通。智胜者，于一切处不疑不得一法，名为智胜。佛者，心清净光明透彻法界，得名为佛。十劫坐道场者，十波罗密是。佛法不现前者，佛本不生、法本不灭，云何更有现前？不得成佛道者，佛不应更作佛。古人云：

‘佛常在世间，而不染世间法。’道流！尔欲得作佛，莫随万物。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世与出世，无佛无法。亦不现前，亦不曾失。设有者，皆是名言章句，接引小儿施設药病，表显名句，且名句不自名句。还是尔目前昭昭灵灵、鉴觉闻知照烛底，安一切名句。大德！造五无间业，方得解脱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五无间业？”师云：“杀父害母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、焚烧经像等，此是五无间业。云如何是父？师云：无明是父，尔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，如响应空，随处无事，名为杀父。”

云：“如何是母？”师云：“贪爱为母。尔一念心入欲界中，求其贪爱。唯见诸法空相，处处无著，名为害母。”

云：“如何是出佛身血？”师云：“尔向清净法界中，无一念心生解，便处处黑暗，是出佛身血。”

云：“如何是破和合僧？”师云：“尔一念心正达烦恼结，使如空无所依，是破和合僧。”

云：“如何是焚烧经像？”师云：“见因缘空，心空法空。一念决定断，迥然无事，便是焚烧经像。大德！若如是达得，免被他凡圣名碍。尔一念心祇向空拳指上生寔解，根境法中虚捏怪，自轻而退屈言：‘我是凡夫他是圣人。’秃屢生！有甚死急！披他师子皮，却作野干鸣。大丈夫汉，不作丈夫气息，自家屋里物不肯信，祇么向外觅，上他古人闲名句，倚阴博阳，不能特达。逢境便缘，逢尘便执。触处惑起，自无准定！道流！莫取山僧说处。

何故？说无凭据，一期间图画虚空，如彩画像等喻。道流！莫将佛为究竟，我见犹如厕孔。菩萨、罗汉尽是枷锁缚人底物！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，鸯掘持刀害于释氏。道流！无佛可得，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迹，皆是一期药病相治，并无实法。设有，皆是相似！表显路布，文字差排，且如是说。道流！有一般秃子，便向里许着功，拟求出世之法。错了也！若人求佛，是人失佛。若人求道，是人失道。若人求祖，是人失祖。大德莫错！我且不取尔解经论，我亦不取尔国王大臣，我亦不取尔辩似悬河，我亦不取尔聪明智慧，唯要尔真正见解。道流！设解得百本经论，不如一个无事底阿师。尔解得，即轻蔑他人，胜负修罗。人我无明，长地狱业。如善星比丘，解十二分教，生身陷地狱，大地不容。不如无事休歇去！饥来吃饭，睡来合眼。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道流！莫向文字中求，心动疲劳，吸冷气无益。不如一念缘起无生，超出三乘权学菩萨。大德！莫因循过日。山僧往日未有见处时，黑漫漫地，光阴不可空过，腹热心忙，奔波访道。后还得力，始到今日，共道流如是话度，劝诸道流，莫为衣食。看世界易过，善知识难遇，如优昙花时一现耳。你诸方闻道有个临济老汉出来，便拟问难，教语不得，被山僧全体作用。学人空开得眼，口总动不得，懵然不知以何答我。我向伊

道：‘龙象蹴踏，非驴所堪。’尔诸处祇指胸点肋，道我解禅解道，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。咄哉！尔将这个身心，到处簸两片皮，诳呼闾阎，吃铁棒有日在。非出家儿，尽向阿修罗界摄。夫如至理之道，非诤论而求激扬，铿锵以摧外道。至于佛祖相承，更无别意。设有言教，落在化仪，三乘五性、人天因果，如圆顿之教。又且不然，童子善财皆不求过。大德！莫错用心，如大海不停死尸。祇么担却拟天下走，自起见障以碍于心。日上无云，丽天普照。眼中无翳，空里无花。道流！尔欲得如法，但莫生疑。展则弥纶法界，收则丝发立。历历孤明，未曾欠少。眼不见耳不闻，唤作什么物？古人云：‘说似一物则不中。’尔但自家看，更有什么？说亦无尽，各自着力。珍重！

勘辨

黄檗因入厨次，问饭头：“作什么？”饭头云：“拣众僧米。”黄檗云：“一日吃多少？”饭头云：“二石五。”黄檗云：“莫太多么？”饭头云：“犹恐少在。”黄檗便打。饭头却举似师。师云：“我为汝勘这老汉。”

才到侍立次，黄檗举前话，师云：“饭头不会，请和尚代一转语。”师便问：“莫太多么？”黄檗云：“何不道：来日更吃一顿？”师云：“说什么来日，即今便吃！”道了便掌。黄檗云：“这风颠汉！又来这里捋虎须。”师便喝出去。（后汾山问仰山：“此二尊宿意作么生？”仰山云：“和尚作么生？”汾山云：“养子方知父慈。”仰山云：“不然。”汾山云：“子又作么生？”仰山云：“大似勾贼破家。”）

师问僧：“什么处来？”僧便喝，师便揖，坐。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师见僧来，便竖起拂子。僧礼拜，师便打。

又见僧来，亦竖起拂子。僧不顾，师亦打。

师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斋次。师问：“毛吞巨海，芥纳须弥。为是神通妙用？本体如然？”普化踏倒饭床。师云：“太粗生。”普化云：“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粗说细！”

师来日又同普化赴斋，问：“今日供养何似昨日？”普化依前踏倒饭床。师云：“得即得，太粗生！”普化云：“瞎汉！佛法说什么粗细！”师乃吐舌。

师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，同在僧堂地炉内坐。因说：“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风掣颠，知他是凡是圣？”言犹未了，普化入来。师便问：“汝是凡是圣？”普化云：“汝且道：我是凡是圣？”师便喝。普化以手指云：“河阳新妇子，木塔老婆禅。临济小厮儿，却具一只眼。”师云：“这贼！”普化云：“贼、贼！”便出去。

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吃生菜，师见云：“大似一头驴。”普化便作驴鸣。师云：“这贼。”普化云：“贼！贼！”便出去。

因普化常于街市摇铃云：“明头来，明头打。暗头来，暗头打。四方八面来，旋风打。虚空来，连架打。”师令侍者去，才见如是道，便把住云：“总不与么来时如

何？”普化托开云：“来日大悲院里有斋。”侍者回举似师，师云：“我从来疑着这汉！”

有一老宿参师，未曾人事，便问：“礼拜即是？不礼拜即是？”师便喝。老宿便礼拜。师云：“好个草贼！”老宿云：“贼、贼。”便出去。师云：“莫道无事好！”

首座侍立次，师云：“还有过也无？”首座云：“有。”师云：“宾家有？主家有？”首座云：“二俱有过。”师云：“过在什么处？”首座便出去。师云：“莫道无事好！”

后有僧举似南泉，南泉云：“官马相踏。”

师因入军营赴斋，门首见员僚。师指露柱问：“是凡是圣？”员僚无语。师打露柱云：“直饶道得，也祇是个木橛。”便入去。

师问院主：“什么处来？”主云：“州中糴黄米去来。”师云：“糴得尽么？”主云：“糴得尽。”师以杖面前画一画云：“还糴得这个么？”主便喝。师便打。

典座至，师举前语。典座云：“院主不会和尚意。”师云：“尔作么生？”典座便礼拜。师亦打。

有座主来相看次。师问座主：“讲何经说？”主云：“某甲荒虚，粗习百法论。”师云：“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得，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。是同是别？”主云：“明得即同，明不得即别。”

乐普为侍者，在师后立云：“座主！这里是什么所在？说同说别！”师回首问侍者：“汝又作么生？”侍者便喝。

师送座主，回来遂问侍者：“适来是汝喝老僧？”侍者云：“是。”师便打。

师闻第二代德山垂示云：“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。”师令乐普去问：“道得为什么也三十棒？待伊

打汝接住棒送一送，看他作么生？”普到彼如教而问。德山便打。普接住送一送。德山便归方丈。

普回举似师，师云：“我从来疑着这汉。虽然如是，汝还见德山么？”普拟议，师便打。

王常侍一日访师，同师于僧堂前看，乃问：“这一堂僧还看经么？”师云：“不看经。”侍云：“还学禅么？”师云：“不学禅。”侍云：“经又不看，禅又不学。毕竟作个什么？”师云：“总教伊成佛作祖去。”侍云：“‘金屑虽贵，落眼成翳’又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将谓尔是个俗汉。”

师问乐普云：“从上来一人行棒、一人行喝，阿那个亲？”普云：“总不亲。”师云：“亲处作么生。”普便喝。师乃打。

大觉到参，师举起拂子，大觉敷坐具。师掷下拂子，大觉收坐具入僧堂。众僧云：“这僧莫是和尚亲故？不礼

拜又不吃棒。”师闻令唤觉，觉出。师云：“大众道：汝未参长老。”觉云：“不审。”便自归众。

赵州行脚时参师，遇师洗脚次。州便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恰值老僧洗脚。”州近前作听势。师云：“更要第二杓恶水泼在？”州便下去。

有定上座到参，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下绳床，擒住与一掌，便托开。定伫立。傍僧云：“定上座何不礼拜？”定方礼拜，忽然大悟。

麻谷到参，敷坐具问：“十二面观音，阿那面正？”师下绳床，一手收坐具，一手搯麻谷云：“十二面观音，向什么处去也？”麻谷转身拟坐绳床，师拈拄杖打。麻谷接却，相捉入方丈。

师问僧：“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，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，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，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。汝作么生会？”僧拟议，师便喝。

师问一尼：“善来？恶来？”尼便喝。师拈棒云：“更道！更道！”尼又喝。师便打。

龙牙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师云：“与我过禅板来。”牙便过禅板与师。师接得便打。牙云：“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意！”

牙后到翠微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微云：“与我过蒲团来。”牙便过蒲团与翠微。翠微接得便打。牙云：“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意。”

牙住院后，有僧入室请益云：“和尚行脚时，参二尊宿因缘，还肯他也无？”牙云：“肯即深肯，要且无祖师意。”

径山有五百众，少人参请。黄檗令师到径山，乃谓师曰：“汝到彼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某甲到彼自有方便。”

师到径山，装腰上法堂见径山。径山方举头，师便喝。径山拟开口，师拂袖便行。

寻有僧问径山：“这僧适来有什么言句，便喝和尚？”径山云：“这僧从黄檗会里来。尔要知么？且问取他，径山五百众太半分散。”

普化一日于街市中，就人乞直裰。人皆与之，普化俱不要。师令院主买棺一具。普化归来，师云：“我与汝做得个直裰了也。”普化便自担去，绕街市叫云：“临济与我做直裰了也，我往东门迁化去！”市人竞随看之。普化云：“我今日未。来日往南门迁化去。”

如是三日，人皆不信。至第四日，无人随看。独出城外，自入棺内，倩路行人钉之。即时传布，市人竞往开棺，乃见全身脱去，祇闻空中铃响，隐隐而去。

行录

师初在黄檗会下，行业纯一。首座乃叹曰：“虽是后生，与众有异。”遂问：“上座在此多少时？”师云：“三年。”首座云：“曾参问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不曾参问，不知问个什么？”首座云：“汝何不去问堂头和尚，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？”师便去问，声未绝，黄檗便打。师下来，首座云：“问话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某甲问声未绝，和尚便打。某甲不会。”首座云：“但更去问。”师又去问，黄檗又打。

如是三度发问，三度被打。师来白首座云：“幸蒙慈悲，令某甲问讯和尚，三度发问，三度被打。自恨障缘，不领深旨，今且辞去。”首座云：“汝若去时，须辞和尚去。”师礼拜退。

首座先到和尚处云：“问话底后生，甚是如法。若来辞时，方便接他，向后穿凿成一株大树，与天下人作荫凉去在。”师去辞黄檗，檗云：“不得往别处去。汝向高安滩头大愚处去，必为汝说。”

师到大愚，大愚问：“什么处来？”师云：“黄檗处来。”大愚云：“黄檗有何言句？”师云：“某甲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被打。不知某甲有过无过？”大愚云：“黄檗与么老婆，为汝得彻困！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！”师于言下大悟，云：“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！”大愚搥住云：“这尿床鬼子！适来道‘有过、无过’，如今却道‘黄檗佛法无多子’，尔见个什么道理？速道！速道！”师于大愚胁下筑三拳。大愚托开云：“汝师黄檗，非干我事。”

师辞大愚，却回黄檗。黄檗见来便问：“这汉来来去去，有什么了期？”师云：“祇为老婆心切。”便人事了，侍立。黄檗问：“什么处去来？”师云：“昨奉慈旨，令参大愚去来。”黄檗云：“大愚有何言句？”师遂举前话。黄檗云：“作么生得这汉来，待痛与一顿！”师云：“说什么待来！即今便吃！”随后便掌。黄檗云：“这风颠汉！却来这里捋虎须。”师便喝。黄檗云：“侍者引这风颠汉参堂去。”

（后汾山举此话问仰山：“临济当时得大愚力？得黄檗力？”仰山云：“非但骑虎头，亦解把虎尾。”）

师栽松次。黄檗问：“深山里栽许多松作什么？”师云：“一与山门作境致，二与后人作标榜。”道了，将钁头打地三下。黄檗云：“虽然如是，子已吃吾三十棒了也！”师又以钁头打地三下，作‘嘘嘘’声。黄檗云：“吾宗到汝，大兴于世。”

（后汾山举此语问仰山：“黄檗当时祇嘱临济一人，更有人在？”仰山云有：“祇是年代深远，不欲举似和尚。”汾山云：“虽然如是，吾亦要知。汝但举看。”仰山云：“一人指南，吴越令行。遇大风即止（谶风穴和尚也）。”）

师侍立德山次，山云：“今日困。”师云：“这老汉寐语作什么？”山便打。师掀倒绳床，山便休。

师普请锄地次，见黄檗来，拄钁而立。黄檗云：“这老汉困那？”师云：“钁也未举，困个什么？”黄檗便打。师接住棒，一送送倒。黄檗唤：“维那！维那！扶起我！”维那近前扶云：“和尚争容得这风颠汉无礼？”黄

檠才起，便打维那。师鏖地云：“诸方火葬，我这里一时活埋。”

（后汾山问仰山：“黄檠打维那，意作么生？”仰山云：“正贼走却，逻踪人吃棒。”）

师一日在僧堂前坐，见黄檠来，便闭却目。黄檠乃作怖势，便归方丈。师随至方丈礼谢。首座在黄檠处侍立。黄檠云：“此僧虽是后生，却知有此事。”首座云：“老和尚脚跟不点地，却证据个后生。”黄檠自于口上打一掴。首座云：“知即得。”

师在堂中睡，黄檠下来见，以拄杖打板头一下。师举头，见是黄檠，却睡。黄檠又打板头一下，却往上间，见首座坐禅，乃云：“下间后生却坐禅，汝这里妄想作什么！”首座云：“这老汉作什么？”黄檠打板头一下，便出去。

（后汾山问仰山：“黄檠入僧堂意作么生？”仰山云：“两彩一赛。”）

一日普请次，师在后行。黄檗回头见师空手，乃问：“镬头在什么处？”师云：“有一人将去了也。”黄檗云：“近前来，共汝商量个事。”师便近前。黄檗竖起镬头云：“祇这个，天下人拈掇不起。”师就手掣得竖起，云：“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？”黄檗云：“今日大有人普请！”便归院。

（后泐山问仰山：“镬头在黄檗手里，为什么却被临济夺却？”仰山云：“贼是小人，智过君子。”）

师为黄檗驰书，去泐山。时仰山作知客，接得书便问：“这个是黄檗底。那个是专使底？”师便掌。仰山约住云：“老兄知是般事便休。”同去见泐山。泐山便问：“黄檗师兄多少众？”师云：“七百众。”泐山云：“什么人为导首？”师云：“适来已达书了也。”师却问泐山：“和尚此间多少众？”泐山云：“一千五百众。”师云：“太多生！”泐山云：“黄蘗师兄亦不少。”师辞泐山，仰山送出云：“汝向后北去有个住处。”师云：“岂有与么事？”仰山云：“但去，已后有一人佐辅老兄在。”

此人祇是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。”师后到镇州，普化已在彼中。师出世，普化佐赞于师。师住未久，普化全身脱去。

师因半夏上黄檗，见和尚看经。师云：“我将谓是个人，元来是搯黑豆老和尚。”住数日乃辞去。黄檗云：“汝破夏来，何不终夏去？”师云：“某甲暂来礼拜和尚。”黄檗遂打趁令去。师行数里，疑此事，却回终夏。师一日辞黄檗。檗问：“什么处去？”师云：“不是河南，便归河北。”黄檗便打。师约住与一掌。黄檗大笑，乃唤侍者：“将百丈先师禅板机案来！”师云：“侍者将火来！”黄檗云：“虽然如是，汝但将去，已后坐却天下人舌头去在！”

（后汾山问仰山：“临济莫辜负他黄檗也无？”仰山云：“不然。”汾山云：“子又作么生。”仰山云：“知恩方解报恩。”汾山云：“从上古人还有相似底也无？”仰山云：“有。祇是年代深远，不欲举似和尚。”汾山云：“虽然如是，吾亦要知。子但举看。”仰山云：“祇如楞严会上阿难赞佛云：‘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

佛恩。’岂不是报恩之事？”汾山云：“如是如是。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。见过于师，方堪传授。”）

师到达磨塔头。塔主云：“长老先礼佛？先礼祖？”师云：“佛、祖俱不礼。”塔主云：“佛祖与长老，是什么冤家？”师便拂袖而出。

师行脚时到龙光，光上堂。师出问云：“不展锋铍，如何得胜？”光据坐。师云：“大善知识，岂无方便？”光瞪目云：“嗟！”师以手指云：“这老汉今日败阙也！”

到三峰平和尚，问曰：“什么处来？”师云：“黄檗来。”平云：“黄檗有何言句？”师云：“金牛昨夜遭涂炭，直至如今不见踪。”平云：“金风吹玉管，那个是知音？”师云：“直透万重关，不住清霄内。”平云：“子这一问太高生。”师云：“龙生金凤子，冲破碧琉璃。”

平云：“且坐吃茶。”又问：“近离甚处？”师云：“龙光。”平云：“龙光近日如何？”师便出去。

到大慈。慈在方丈内坐。师问：“端居丈室时如何？”慈云：“寒松一色千年别。野老拈花万国春。”师云：“今古永超圆智体。三山锁断万重关。”慈便喝。师亦喝。慈云：“作么？”师拂袖便出。

到襄州华严，严倚拄杖作睡势。师云：“老和尚瞌睡作么？”严云：“作家禅客，宛尔不同。”师云：“侍者！点茶来与和尚吃。”严乃唤维那：“第三位安排这上座！”

到翠峰。峰问：“甚处来？”师云：“黄檗来。”峰云：“黄檗有何言句指示于人？”师云：“黄檗无言句。”峰云：“为什么无？”师云：“设有，亦无举处。”峰云：“但举看。”师云：“一箭过西天。”

到象田。师问：“不凡不圣，请师速道！”田云：“老僧祇与么。”师便喝云：“许多秃子，在这里觅什么碗！”

到明化。化问：“来来去去作什么？”师云：“祇徒踏破草鞋。”化云：“毕竟作么生？”师云：“老汉话头也不识。”

往凤林。路逢一婆。婆问：“甚处去？”师云：“凤林去。”婆云：“恰值凤林不在。”师云：“甚处去？”婆便行。师乃唤婆。婆回头，师便打。

到凤林。林问：“有事相借问，得么？”师云：“何得剜肉作疮？”林云：“海月澄无影，游鱼独自迷。”师云：“海月既无影。游鱼何得迷？”凤林云：“观风知浪起，玩水野帆飘。”师云：“孤轮独照江山静，自笑一声天地惊。”林云：“任将三寸辉天地，一句临机试道看。”师云：“路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。”凤林便休。师乃有颂：“大道绝同，任向西东。石火莫及，电光罔通。”

（汾山问仰山：“‘石火莫及，电光罔通。’从上诸圣，将什么为人？”仰山云：“和尚意作么生？”汾山云：“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”仰山云：“不然。”汾山云：“子又作么生？”仰山云：“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”）

到金牛。牛见师来，横按拄杖，当门踞坐。师以手敲拄杖三下，却归堂中第一位坐。牛下来，见乃问：“夫宾主相见，各具威仪。上座从何而来？太无礼生！”师云：“老和尚道什么！”牛拟开口，师便打。牛作倒势，师又打。牛云：“今日不着便。”

（汾山问仰山：“此二尊宿，还有胜负也无？”仰山云：“胜即总胜，负即总负。”）

师临迁化时，据坐云：“吾灭后，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。”三圣出云：“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？”师云：“已后有人问尔，向他道什么？”三圣便喝。师云：“谁知吾正法眼藏，向这瞎驴边灭却！”言讫端然示寂。

师讳义玄，曹州南华人也。俗姓邢氏，幼而颖异，长以孝闻。及落发受具，居于讲肆，精究毗尼，博赅经论。俄而叹曰：“此济世之医方也，非教外别传之旨。”即更衣游方。首参黄檗，次谒大愚，其机缘语句载于行录。既受黄檗印可，寻抵河北镇州城东南隅，临滹沱河侧，小院住持，其“临济”因地得名。时，普化先在彼，佯狂混众，圣凡莫测，师至，即佐之。师正旺化，普化全身脱去。乃符仰山“小释迦”之悬记也。适丁兵革，师即弃去。太尉默君和，于城中舍宅为寺，亦以临济为额，迎师居焉。后拂衣南迈至河府。府主王常侍，延以师礼，住未几，即来大名府兴化寺，居于东堂。师无疾，忽一日摄衣据坐，与三圣问答毕，寂然而逝。时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。门人以师全身，建塔于大名府西北隅，敕谥慧照禅师，塔号“澄灵”。

合掌稽首，记师大略。住镇州保寿嗣法小师延沼谨书。

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终

住大名府兴化嗣法小师存奖校勘

永享九年八月十五日板在法性寺东经所